



徐渭的凌乱与凌厉

人间凌乱事，百般在徐渭，世上凌厉人，一等有天池。

徐渭他爹老来无事，与续弦二夫人之陪嫁女偶尔即兴，自此有了徐渭，也有了徐渭的凌乱。也许是老房子着火烧起来没救，徐渭老爸在他百岁宴时就趴下了。之后，生母被嫡母二大妈遣散。对徐渭，二大妈倒是视若己出，护惜有加。徐渭凌乱在心中，懂事后也不便说什么。不幸的是，这位疼爱他的嫡养母不久也去了。

好像东西方都有通例，幼失父怙的孩子往往是天才，孔子如是，孟子如是，尼采如是，萨特如是，少年徐渭亦如是。徐渭读书之博，记忆之强，下笔之神，令绍兴乡贤刮目。按理说，等待徐渭的将是科举打开的富贵前程。然而，他哥哥把他带到了县官那里。这官也不知安的什么心，自个靠程文（八股文）入仕，却劝徐渭莫学程文、多读古文，徐渭还真听进去了。于是，科考的凌乱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乃至八发生在徐渭身上。

凌乱还远不止于此，当地潘官人青睐徐渭，把漂亮女儿许配给他，考虑到徐渭的家境，潘大人在有儿子的情况下将徐渭招赘，并帮他安排了一份公职。潘家女儿善解人意，处处顾惜夫婿。老婆孩子热炕头，徐渭总算是过上了好日子。可好景不长，潘夫人红颜薄命，长辞徐渭。加之被人钻了法律的空子，失去了徐家的一份理应属于他的房产，徐渭终成无家可归者。

身处绝地时，闽浙总督胡宗宪赏识徐渭之才，招为幕僚。徐渭司文案，出高招，深得总督欢心，其领命撰写的六百多字的《镇海楼记》竟获赐天价稿酬百又二十银两。徐渭豪置十亩院宅，得意地题了个“酬字堂”的额名，又迎娶了胡大人介绍的漂亮女子张氏，大有幸福之花再度开放之势。

然而，徐渭似乎宿命不得安生。那位胡大人因为抱错大腿跟错人，因大领导严嵩被扳倒而入了死狱。徐渭的隐忧

终成现实，他对本人将受牵连的反应更是过度得神经凌乱。徐渭倒不是怕死，而是怕被别人弄死。他的想法是：生由父母，死由自己，我的死亡我做主，与其死在别人手里，不如死在自己手里。于是，徐渭采取了斧砍脑门、钉扎耳穴及槌击命囊等一系列的阴招损招和狠招来让自己死，结果却一如其科考——不中。而他那因漂亮而常令徐渭作有关隔壁老王臆想的老婆倒是中了徐渭的刀。徐渭这回真的被捉到官里去了，要不是张岱的太爷爷，他那老头皮铁定无保。

徐渭死不得，那就只能活。接下去的徐渭北飘南荡，明明可以靠才华吃上好饭，明明有多个显达宠他罩他，他却拧巴得“不喜富贵人，纵糗以上宾，出其死狱，终以对贵人为苦，辄逃去”。之后的日子，徐渭鬻画鬻字，稍得几文小钱即想躺平。没多久，酬字堂二十几间房子或转手，或东倒西歪，一切可卖尽卖。到最后，一床稻草一条狗，这个南腔北调人终于在凌乱中别过世界。

按照萨特的见解，处境，哪怕是凌乱的处境，其意义也是中性的。若只是凌乱，徐渭终将湮没在历史的微尘中。然而，徐渭生前，已经有人念叨，死后的念叨则更是风起云涌，那不仅是为他的凌乱，更是因他的凌厉。这凌厉，八大山人哭着笑着服了，扬州那帮八怪服了，白石老人放下木匠的刀服了。在更早的年间，汤显祖服了，袁宏道服了，张岱也服了。戏剧家汤显祖与徐渭未得谋面，看起来彼此神交，实际上老汤更多的是羡慕嫉妒恨，一句“安得生致文长，令自拔其舌！”透露的正是这种消息。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偶见徐渭即有惊为天人的激动，用他的话讲叫“惊跃”。他读《四声猿》剧本，觉“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见徐渭字画则有“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的高评。惊跃激动之下，袁宏道一气写下《徐文长传》，末了发出浩叹：“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

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悲夫！”

是的，徐渭的凌厉，我们不得不服。用他朋友沈炼的话说，是“关起城门，只此一个”，其实，打开城门，也未见得第二个。论相貌气度，徐渭“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鹤唳”；论文化，比如哲学，人家是阳明学生的学生，一篇《借竹楼记》关于“借”与“不借”的高论让思绪飞到了远方又回到了眼前，把那位紧挨邻居竹林建楼想借竹的龙山人搞得云里雾里，觉得自己没有格局，最后仰而思，俯而释，服得五体投地；论作文，人家十岁时便能仿杨雄法倚马成赋；论音乐，人家少年时便能打谱抚弄；论写戏，老汤恨不得要拔掉他的或自己的舌头；论书画，有人愿意做他的走狗；论武化，人家设局谋略，成功逮了倭客头目。

徐渭不缺智商，更不缺情商。那位救徐渭于死牢中的张太史元忭在狱后常接济相助，有回初冬送他美酒与裘衣。徐渭回信道：仆赐锡至矣。晨雪，酒与裘，对证药也。酒无破肚脏，罄当归瓮；羔羊臂，非褐夫常服，寒退拟晒以归。西兴脚子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一笑。意思是说，您送的酒还没开喝，喝完会把空酒坛送回；羔羊皮衣服不太适合我这种粗胚的身份，等寒冬过后天气暖和了晒晒再归还。信未还引了别人的话说风在别人家过夏，在我家过冬，临了，还做了个鬼笑的表情，读来忍俊不禁，徐渭的幽默可见一斑。可当张老爷看不惯他的狂达，欲以礼法匡正时，徐渭愤愤然说了番让太史伤心的绝情话后毅然选择离开。后来，张太史死了，人们却在丧礼上看到了白衣扶棺如孝子般大恸的徐渭。

徐渭的凌厉本可以让他混得风生水起富贵腾达，但他宁可凌乱。也许，这种凌乱本身也是一种凌厉。我们很难想象没有了凌乱的徐渭会是什么样子。面对这样的凌乱与凌厉，我们又能说什么呢？除了浩叹……

文/奚爱茗



徐渭 枯荷螃蟹图



新年多福 王遽常



上世纪80年代进大学的人有独特的幸运，那就是得瞻大家甚至侍立大家左右。这幸运犹如登上末班车，之后，在整体上，大家便如老子的道，“大曰远，远曰逝”，逝而未见返，有的只是随意而飞的“大师”。

大家自有其大气象，学问、人格上往往能感染风气，为时人传知。然大家除其大外，另有其不大容易为人知的“小”，这“小”往往和其“大”关联，也正是大家作为人之可爱处，它使我们对大家敬畏外，又添了亲近之感。譬如，已故复旦哲学系教授、书法家王遽常先生就有一“小”令我感怀至今。

1983年，因主办系书画展与同学经文兄去宛平南路王府叩访，在受到先生对习作的褒奖后竟获赐同食水潜蛋，惶恐辞曰：受之有愧。夫子劝曰：却之不恭。于是慄慄而啖，其味艰难（水潜蛋在吾乡习俗中唯毛脚女婿或贵客可享此待遇，通常加糖。而王老有消渴疾，蛋中加了酱油，初视以为红糖，尝试则一反常味，故有艰难之感）。食毕，斗胆请求夫

大家小记

子墨宝。夫子当即允诺，着我铺纸。时值王公子归，见状谏说爹爹不可劳累，我俩在旁既愧且急。夫子说复旦来的学生，要写。一会，取自荀子哲意的“真积力久”四字赫然纸上，沉着而痛快，我俩得意而返。

自后，有幸忝列夫子门墙，在汾阳路20号杀掉几节哲学课后便常携作业前去请益，并在夕阳下与夫子共享下午茶点。1989年10月，夫子离世，转眼30多年矣。每当想起俨、温、厉的夫子，那碗咸咸的甚至还有点酸酸的水潜蛋就浮现出来，显然，它是那样的意味深长。

王遽常先生多弟子，其中有许多是卓然大家。譬如陈从周先生和冯其庸先生，陈为园林大家，冯为红学大家，且都又博洽通雅，声震士林。他俩比王先生小十来岁，1989年已是望八老人，却在静安希尔顿王遽常先生90寿庆上毕恭毕敬坚持要行弟子跪磕礼。此“小”动作令在场者慨然动容，令师道不复之世风愧赧。

与王老有关的还有他的朋友唐云先

生。唐先生是大画家，喜欢收点玩意儿，但又能“小”视。家有曼生壶多款，国宝也。唐先生好像随意用来泡茶，后多数捐给博物馆。喝酒往往以康熙官窑器为杯，外出归，则顺手将贝雷帽往北魏佛像头上一扣，云：我不见佛，佛自来见我。唐先生之“小”视还包括对自己的作品，有一年秋天，乡同事徐云老师得到朋友相赠的一件唐老未钤印的作品，托我请唐老鉴定并加印。我以王老之介绍信求见唐老，唐老首先夸奖王先生学问好，然后看了看那幅作品，一边盖那方著名的“药翁”印章，一边说：“哪里捡来的？要伊做啥？”令人忍俊不禁。盖完印后，唐老见我对那幅作品眼有觊觎之色，口有囁嚅之声，以孩童易物般的“小”气口吻说：“依叫王先生写幅字，我就送依一张画。”好格好格，我一高兴，竟忘了道谢。

由于王老年高体弱，作为学生，给唐老写字一事终不忍心再开口，想唐老画作的心事也因此既甘又不甘地放下，剩下的是得遇大家的悠长欣悦。

文/奚爱茗